

大字
斷句
太平廣記五百卷

掃葉山房印行

卷之五

太平廣記第三十八冊目錄

卷四百六十二 禽鳥類 三

鵝 鴨附

史惺

姚畧

鵝溝

祖錄事

周氏子

平因人

海陵鬪鵝

鴨

鷺

馮法

錢塘士人

黎州白鷺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鸚鵡

勾足

能言

桓豁

廣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弔烏山

楊宣

烏

越烏臺

何潛之

烏君山

魏俗

三足烏

李納

呂生妻

梁祖

梟 鷓附

鳴鳥

梟目夜明

夜行遊女

穰梟

張率更

雍州人

韋頴

卷四百六十三

禽鳥類四

飛涎鳥

精衛

仁鳥

鶴

韓朋

帶箭

細鳥

王母使者

鴛鴦

五色鳥

新喻男子

張氏

漱金鳥

鶯

營道令

紙鳶化鳥

鷓

戴文謀

瑞鳥

報春鳥

鬼鳧

秦吉了

韋氏子

烏賊

烏省

劉景陽

食蝗鳥

盧融

張氏

王緒

武功大鳥

鶴鷓

吐綬鳥

杜鵑

蚊母鳥

桐花鳥

貞臘國大鳥

百舌

鶴

甘蟲

戴勝

北海大鳥

鷓

卷四百六十四

水族類一

東海大魚

鼉魚

南海大魚

鯨魚

鯉魚

海人魚

南海大鱗

海鱈

鰐魚

吳餘鱠魚

石頭魚 黃臘魚 烏賊魚 橫公魚 骨雷

彭蚰 鮫魚 鮫魚 比目魚 鹿子魚

子歸魚 鯨鮫魚 鮒魚 鯉魚 黃魴魚

蜻螞 海鷲 鮫魚

卷四百六十五 水族類二

峰州魚 海蝦 瓦屋子 印魚 石斑魚

井魚 異魚 螳蟾 鰱魚 玳瑁

海木 海鏡 水母 蟹 百足蟹

塘螭 鰭魚 鸚鵡螺 紅螺 鴛龜

鮑魚 蟹 飛魚 虎蟹 蟻

赤輝公 虎穴魚 虬尾 牛魚 蝥蝶

奔鯨 係臂 鷄嘴魚 劍魚 獺婦魚

黃雀化蛤 天牛魚

卷四百六十六 水族類三

夏鯨 東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龍門 池中魚 通川河

行海人

陰火

裴由

王旻之

韓愈

鄖鄉民

赤嶺溪

卷四百六十七

水族類四

絲

桓冲

李湯

齊澣

子英春

洛水豎子

魍鬼

羅州赤鼈

韓珣

封令禎

疑真觀

蜀江民

張胡子

栢君

葉朗之

柳宗元

王瑤

柳沂

崔稅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卷四百六十八

水族類五

子路

長水縣

姑蘇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費長房

張福

丁初

謝非

顧保宗

武昌民

寡婦巖

尹兒

廣陵王女

楊醜奴

謝宗

卷四百六十九

水族類六

張方

鍾道

晉安民

劉萬年

微生亮

蘆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奂

蔡興

李增

蕭騰

柳鎮

隋文帝

大興村

萬頃陂

長鬚國

卷四百七十

水族類七

李鵠

謝二

荊州漁人

劉成

薛二娘

趙平原

高昱

僧法志

卷四百七十一

水族類八

水族為人

鄧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漁人

人化水族

黃氏女

宋氏宗母

宣齋母

江州人

獨角

薛偉

卷四百七十二

水族類九

龜

陶唐氏

禹

萬洪

張廣定

贛縣吏

郝世了

孟彥暉

營陵

興業寺

唐太宗

劉彥回

吳興漁者

唐明皇帝

寧晉民

史論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目錄

三

掃葉山房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賈客

南人

閻居敬

池州民

李宗

卷四百七十三

昆蟲類一

蠅射

化蟬

揖怒蛙

怪哉

小蟲

蔣蟲

圍客

烏衣人

朱誕給使

萬輝夫

蠅蛭

肉芝

千歲蝙蝠

蠅觸帳

蒼梧蟲

炸蝻

施子然

龐企

蟾蜍

蠅赦

髮妖

桓謙

青蜓

朱誕

白蚓

玉雙

鵝

史惺

晉太元中章安郡史惺家有駁雄鵝善鳴惺女常養飼之鵝非女不食荀僉苦求之鵝
輒不食乃以還惺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鵝鄰家聞鵝向西追至一水唯見女衣及鵝毛
在水邊今名此水為鵝溪出廣古今五行記

姚畧

義熙中羌主姚畧壞洛陽溝取磚得一雙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臯養之此溝

出出明錄

鵝溝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溝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聲而眾鵝中有鈴聲甚清
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因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鑲有隱起元鼎元年字出西陽雜俎

祖

祖錄事

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錄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鵝向市中者鵝見錄事頻顧而鳴祖乃以

錢贖之。至僧寺。令放為長生鵝。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眾之處。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出朝野僉載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高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為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尚為所繫。願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為我解其縛。使不為君家囚。幸矣。周即問曰。然則爾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出宣室志

平固人

處州平固人。訪其親家。因留宿。夜分聞寢室中。有人語聲。徐起聽之。乃羣鵝語曰。明日主人將殺我。善視諸兒。言之甚悉。既明。客辭去。主人曰。我有鵝甚肥。將以食子。客具告。

之主人於是舉家不復食鵝。頃之舉鄉不食矣。出稽神錄

海陵鬪鵝

乙卯歲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鵝鬪於空中。久乃墮地。其大可五六尺。雙足如驢蹄。村人殺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出稽神錄

鴨附

晉周昉少時。與商人沂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昉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晏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翁。昉遂擒之。化為雄鴨。昉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出述異記

鷺

馮法

晉建武中。剡縣馮法作賈。夕宿菽塘。見一女子。著縷服。白皙。形狀短小。求寄載。明旦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既去。法失絹一疋。女抱二束芻。寘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絹。法疑非人。乃縛兩足。女云。君絹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鷺。烹食之。肉不甚美。出述異記

錢塘士人

錢塘士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闔船載之。後成白鷺去。杜惡之。便病死也。出續搜神記

黎州白鷺

黎州通望縣每歲孟夏有白鷺鷺一雙墜地古老傳云眾鳥避瘴臨去留一鷺祭山神又每郡主將有除替一日前須有白鷺鷺一對從大渡河飛往州城盤旋栖泊三五日却迴軍州號為先至鳥便迎新送故更無誤馬出黎州國經

雁

南人捕雁

雁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畧舉燭便藏之雁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欲前舉燭雁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雁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昔有淮南人張凝評事話之此人親曾採捕出玉堂閒話

海陵人

海陵縣東居人多以捕雁為業恒養一雁去其六翮以為媒一日羣雁迴塞時雁媒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放我迴去因騰空而去此人遂不復捕雁出稽神記

鸚鵡

勾足

鸚鵡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闔狀往往墜地俗取其勾足為魅藥

出西陽雜俎

能言

鸚鵡舊言可使取火效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膏外物

出西陽雜俎

桓豁

晉司空桓豁之在荊州也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鸚鵡舌教語無所不名後於大會悉效

人語聲無不相類時有參佐翹鼻因內頭甕中效之有主典盜牛肉乃白參軍以新荷

裹置屏風後搜得罰盜者

出劉義慶幽明錄

廣陵少年

廣陵有少年畜一鸚鵡甚愛之籠檻八十日死以小棺貯之將瘞於野至城門聞吏發

視之乃人之一手也執而拘諸吏凡八十日復為死鸚鵡乃獲免

出稽神錄

雀

雀目夕昏

雀皆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盲是也鵓鵒夜察毫末晝瞑目不見

丘山殊性也

出或應經

吊烏山

蜀弔烏山至雉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其無噤不食似特悲者以為義則不

殺出西陽雜俎

楊宣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出益都耆舊傳

烏

越烏臺

越王入國。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得入國也。起望烏臺。言烏之異也。出王子年耆舊傳

何潛之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烏。大如白鷺。膝上解下。自然有銅環貫之。出西陽雜俎

烏君山

烏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縣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專一為志。貧居苦節。年久彌勵。與人遇於道。修禮無少長。皆讓之。或果穀新熟。輒祭。先獻虛空。次均宿老。鄉人有偷者。坐而誅死。仲山詣官。承其偷罪。白偷者不死。無辜而誅。情所未忍。乃免冠解帶。抵承嚴法。所司疑而赦之。仲山又嘗山行。遇暴雨。苦風雷。迷失道徑。忽於電光之中。見一舍宅。有類府州。因投以避雨。至門。見一錦衣人。顧仲山。乃稱此鄉道士徐仲山拜。其錦衣人稱監門使者。蕭衡亦拜。因敘風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問曰。自有鄉。無此府舍。監門曰。此神仙之所處。僕即監門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綰雙鬟。衣絳赭裙。

青文羅衫。左手執金柄塵尾。幘施傳呼曰。使者外與何人交通而不報也。荅云。此鄉道士徐仲山。須臾又傳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見女郎。引仲山自廊進。至堂南小庭。見一丈夫。年可五十餘。膚體鬚髮盡白。戴紗搭腦冠。白羅銀鑲帔。而謂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頗閑道教。以其夙業。合與卿為妻。今當吉辰耳。仲山降言。謝幾回。起而復請謁夫人。乃止之曰。吾喪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為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後堂備吉禮。既而陳酒馔。與仲山對食訖。漸夜。聞環珮之聲。異香芬郁。熒煌燈燭。引去別室。禮畢。三日。仲山悅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殿舍。見衣竿上懸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餘悉烏皮耳。烏皮之中。有一枚。是白烏皮。又至西南。有一殿舍。衣竿之上。見皮羽四十九枚。皆鶴鷓。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問其夫曰。子適遊行。有何所見。乃沈悴至此。仲山未之應。其妻曰。夫神仙輕舉。皆假羽翼。不爾。何以倏忽而致萬里乎。因問曰。烏皮羽為誰。曰。此大人之衣也。又問曰。翠碧皮羽為誰。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除烏皮羽為誰。曰。新婦兄弟姊妹之衣也。又問鶴鷓皮羽為誰。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監門蕭衡之倫也。語未畢。忽然舉宅驚懼。問其故。妻謂之曰。村人將獵。縱火燒山。須臾皆云。竟未與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別。可謂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隨方飛去。即向所見舍屋。一無其處。因號其地為烏君山。

出建安記

魏伶

唐魏伶為西市丞。養一赤嘴烏。每於人眾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為魏丞烏。出朝野余載

三足烏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偽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為周室之瑞。齊宗云。烏前足偽。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出酉陽雜俎

李納

貞元十四年。鄭汴二州羣鳥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鳥口皆流血。出酉陽雜俎

呂生妻

東平呂生。魯國人。家於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為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默其翼。噉其鳴者。當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遂去。後七日。果一鳥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喚。僅食頃。方東向而去。出宣室志

梁祖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坂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鳥鳴也將不利乎其前軍朱友裕為朱瑄所掩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此行遇朱瑄軍至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為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匆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稗積以為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副使李璠郡將高行思為賊所殺張歸宇為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身被十五箭乃知衛南之鳥先見之驗也出北夢瑣言

梟

鳴梟

夏至陰氣動為殘殺蓋賊害之候故惡鳥鳴於人家則有死亡之徵又云鴟梟食母眼精乃能飛郭璞云伏土為梟漢書郊祀志云古昔天子嘗以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出曹植惡鳥論

鴟附

鴟相傳鴟生三子一為鴟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以鴟腦和酒令人久醉健忘出西陽雜俎

又

世俗相傳鴟不飲水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飲並出西陽雜俎

鴝鵒目夜明

鴝鵒即鴝也為圖出可以聚諸鳥鴝鵒晝日目無所見夜則飛撮蚊蚋鴝鵒乃鬼車之

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爪甲。則知吉凶。凶者輒鳴於屋上。其將有咎耳。故人除指
甲埋之戶內。蓋忌此也。亦名夜行遊女。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
祟耳。又名鬼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燦人魂氣。或云
九首。曾為犬齧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荆楚歲時記云。聞之當喚犬耳。又曰
鴉犬如鴉。惡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為矣。故莊子云。見彈思鴉矣。又云。古人重鴉
矣。尚肥美也。說文。梟不孝鳥。食母而後能飛。漢書曰。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
惡鳥。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鴉。爰及梟羹。蓋欲滅其族類也。出嶺表錄異

又

或云。鵲鷓食人遺爪。非也。蓋鵲鷓夜能拾蚤虱耳。爪蚤聲相近。故誤云也。

出感應經

夜行遊女

又云。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鈞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婦人。無
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小兒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當為鳥祟。
或以血點其衣為誌。或言產死者所化。出西陽雜俎

禳梟

常鞫為齊景公。以周禮之法。禳梟。梟乃布翼伏於地死。

出感應經

張率更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張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出朝野僉載

雍州人

貞觀初。雍州有人夜行。聞梟鳴甚急。仍往來拂其頭。此人惡之。以鞭擊之。梟死。以土覆之而去。可行數里。逢捕賊者。見其衣上有血。問其何血。遂具告之。諸人不信。將至埋梟之所。先是有賊殺人。斷其頭。瘞之而去。又尋不得。及撥土取梟。遂得人頭。咸以為賊執而訊之。大受難苦。出異聞錄

韋顥

大中歲。韋顥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饑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顥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料數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顥夜分歸所止。擁爐愁歎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顥坐逼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顥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諸侯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羅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顥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出劇談錄

卷四百六十三

禽鳥類四

飛延鳥

南海去會稽三千里。有狗國。國中有飛涎鳥。似鼠兩翼。如鳥而脚赤。每至曉。諸栖禽未散之前。各各占一樹。口中有涎如膠。透樹飛涎。沾洒眾枝葉。有他禽之至而如網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獲。即空中逐而涎惹之。無不中焉。人若捕得。脯治渴。其涎每布後半日。即乾自落。落即布之。出外荒記

精衛

有鳥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名女媧。往遊於東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為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出博物志

仁鳥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鴟繞煙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煙臺。種仁壽之木。木似栢而枝長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壽木之華。即此是。或云。此鴟有識於焚介之山數百里。不復識羅網。呼之曰仁鳥。俗亦謂仁鳥。白臆為慈鳥。則此類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鸛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鸛。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鸛鳴。時太平。乃盛明之世。翔鳴數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禹平水土。栖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形。銘讚至今。

不絕出拾遺錄

韓朋

韓朋鳥者。乃鳧鷖之類。此鳥為雙飛。泛溪浦。水禽中鸚鵡。鴛鴦。鷓鴣。嶺北皆有之。唯韓朋鳥。未之見也。素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朋。一云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提衣。衣不勝手。遺書於帶。曰。願以尸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以塚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於下。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恒栖其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即韓朋夫婦之精魂。故以韓氏名之。出廣表錄異

帶箭

帶箭鳥。鳴如野鵲。翅羽黃綠。間錯尾生兩枝。長二尺餘。直而不裊。唯尾梢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為帶箭鳥。同上

細鳥

漢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百頭。大如蠅。其狀如鸚鵡。聞聲數里。如黃鶻之音。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蟲。上得之。放於宮內。旬日之間。不知所止。惜甚。求不復得。明年。此鳥復來。集於帷幄之上。或入衣袖。因更名曰蟬鳥。宮人婕妤等皆悅之。但有此鳥。集於衣上者。輒蒙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

太平廣記 卷四百六十三 禽鳥類

男子媚也。出洞真記

王母使者

齊郡函山有鳥。足青嘴赤。素翼絳頰。名王母使者。昔漢武帝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為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出西陽雜俎

鴛鴦

漢時。鄆縣南門兩扇。忽一聲稱鴛。一聲稱鴦。晨夕開閉。聲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為鴛鴦。相隨飛去。後遂改鄆為晏城縣。出朔野食載

五色鳥

楊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沾地。至葬日。冲天上昇。出謝承後漢書

新喻男子

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旬旬往。得某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穢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衣迎。三妃亦得飛去。出搜神記

張氏

京兆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祝曰。鳩為禍也。飛上承塵。為福也。即

入我懷以手探之而得一金鈎。是後子孫漸盛資財萬倍。蜀賈客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鈎以與客。張氏既失鈎。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惟窮厄。於是齋鈎以反張氏。張氏

復昌

出搜神記

漱金鳥

魏時昆明國貢漱金鳥。國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色黃。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乃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蓄於靈禽之圃。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時有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為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於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於是媚惑爭以寶為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也。魏代喪滅珍寶池臺。鞠為茂草。漱金之鳥亦自高翔。出拾遺錄

鷺

晉永嘉二年有鷺集於始安縣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寸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當身長丈五六尺。

營道令

晉太元中營道令何偕之去職於縣界山中得一鳥大如白鷺青色赤目膝上髀下自

然有銅環形。大小刻畫轉轉如攬子。絕妙人功。於是京邑皆傳觀之。營道縣今屬道州。出西陽雜俎

紙鳶化鳥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為鳥。飛入雲中。不知所

住。出獨異志

鶉

安定原土築時。奠祭設觚爵。忽有一鶉飛於觚上。因名鶉觚城。後魏文帝天統中。立為

鶉觚縣。出窮神秘苑

戴文謀

有戴文謀者。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際。忽聞有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謀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謀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謀於室內竊言之。其婦曰。此恐是狐魅。依憑耳。文謀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謀辭謝之際。忽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出窮神秘苑

瑞鳥

煬帝征遼。回次於柳城郡之望海鎮。步出觀望。有大鳥二。素羽丹嘴。狀同鶴鷺。出自霄漢。馮翔雙下。高一丈四五尺。長八九尺。徘徊馴擾。翔舞御營。敕著作佐郎虞綽製瑞鳥銘。以進。上命鑄於其所。仍敕殿內丞閻毗圖寫其狀。秘書郎虞世南上瑞鳥頌。敕令寫於圖首。出大業拾遺

報春鳥

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為報春鳥。出顧渚山記

冠鳧

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冠鳧頭中有石也。出海陸碎事

秦吉了

秦吉了。容管廉白州產。此鳥大約似鸚鵡。背脚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鷄子和飯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赤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出嶺表錄異

韋氏子

沂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沂陽。遂至其廟。遂解鞍以憇。忽見廟宇中有二履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乃收貯於囊。

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履致於前。而寤明日已亡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瓦屋上得馬。僕者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又失其所。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伺之。夜將半。其履忽化為白鳥。飛於屋上。韋生命取焚之。乃飛去。出宣室志

鳥賊

李靖弟客師。官至右武衛將軍。四時從禽。無暫止息。京師之西南際灋水。鳥獸皆識之。每出。鳥鵲競逐噪之。人謂之鳥賊。出談賓錄

鳥省

馮克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出盧氏稭記

劉景陽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吉了鳥。雄雌各一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為言曰。其配為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出朝野僉載

食蝗鳥

開元中。貝州蝗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出西陽雜俎

盧融

開元初。范陽盧融病中獨卧。忽見大鳥自遠飛來。俄止庭樹。高四五尺。狀類鴉。目大如杯。背長尺餘。下地上階。頃之入房。登牀。舉兩翅。翅有子。持小槍。欲以擊融。融伏懼流汗。忽復有人從後門入。謂鳥云。此是善人。慎勿傷也。鳥遂飛去。人亦隨出。融疾自爾永差。出唐異記

張氏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張。牛肅之姨也。開元二十五年卒于伊闕莊。張寢疾。有鳥止於庭樹。白首赤足。黃腹丹翅。其鳴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晝夜不絕聲。十餘日。張殂。鳥遂不見。出紀聞

王緒

天寶末。台州錄事參軍王緒病將死。有大鳥飛入緒房。行至牀所。引背向緒。聲云。取取緒。遂卒。出廣異記

武功大鳥

大歷八年。大鳥見武功。羣噪之。行營將張自芬射獲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

狀類蝙蝠。出西陽雜俎

鶴鷄

鷓鴣一名墮羿形似鷓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

出酉陽雜俎

吐綬鳥

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雉鴝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頗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采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為吐綬鳥又食必蓄味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嚙行每遠草木故一名

避株鳥出酉陽雜俎

杜鵑

杜鵑始陽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出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者主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之法當為犬聲應之出酉陽雜俎

蚊母鳥

蚊母鳥形如鷓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為扇可辟蚊子亦呼為吐蚊鳥出續表錄異

桐花鳥

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每桐結花即來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謂之桐花鳥極馴善止於婦人釵上客終席不飛人愛之無所害也出胡野僉載

真臘國大鳥

真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鴟大如駱駝人過即攬而食之

腸空而去百... 百之真臘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劔子兩頭夫利令人載行鳥攫而吞之
朝野

百... 至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物之相感也
出朝

鶴

江淮謂羣鶴旋飛為鶴井鶴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鶴子六十里早能羣飛薄
霄激雨兩為之散
出西陽雜俎

又南方有鶴食地每遇巨石知其下有地即於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防然而轉因得
而噉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鵝緣樹以篋絙縛其巢鶴必作法而解之乃鋪沙樹底俾
足跡所印而倣學之
出北夢瑣言

甘蟲

大中末舒州奏眾鳥成巢濶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鷹鶴水禽山鳥無不馴狎如一更有
鳥人面綠毛嘴爪皆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甘蟲時人畫圖鬻於坊市
出社陽編

戴勝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尚書為鎮先繕所業詩五十

篇以為贄。濡翰成軸。於小亭凭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戴勝自簷飛入。立於案几之上。馴狎良久。伸頸鞞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之。出錄異記

北海大鳥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里。頭文曰天。胸文曰候。左翼文曰鷲。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夾捕魚。或時舉翼飛。而其羽相切。如雷風也。出神異錄

鴟

温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一日。聞挽鈴而不見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鴟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鷄而來訴耳。命吏隨鴟所在而捕之。其鴟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鷄。尚憇樹下。吏執送之。府尹以事異於常。乃斃捕鷄者。出北夢瑣言

卷四百六十四

水族類一

東海大魚

東方之大者。東海魚。馬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魚產則百里水為血。出玄中記

鼉魚

博物志云。南海有鼉魚。斬其首。乾之。椽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然。又聞廣州人說。鱷魚能陸追牛馬。水中覆舟殺人。值網則不敢觸。有如此畏慎。其一孕。生

卵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鼈有魚有鼈有為蛟者凡十數類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為雷電風雨比殆神物龍類出感應經

南海大魚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親見大異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遠望青翠如近開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狀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從山邊來者云有大魚乘流入二山進退不得久之其鯉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拆魚因爾得去雷魚聲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氣也其二曰海中有洲從廣數千里洲上有物狀如蟾蜍數枚大者周迴四五百里小者或百餘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氣上屬於月與月爭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迴數千里每夏初則有大蛇如百仞山長不知幾百里開元末蛇飲其海而水減者十餘日意如渴甚以身繞一山數十匝然後低頭飲水久之遂拆蛇及山被吞俱盡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出廣異記

鯨魚

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鬪身出水上雷公數十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水正赤出廣異記

鯉魚

開元中台州臨海大蛇與鯉魚鬪其蛇大如屋長繞孤島數匝引頭向水其魚如小山

髻目皆赤。往來五六里。作勢交擊。魚用鱗髻上觸蛇。蛇以口下咋魚。如是鬪者三日。蛇竟為魚觸死。出廣異記

海人魚

海人魚。東海有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頭皆為美麗女子。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鯨寡。多取得養之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出洽聞記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國者。已六七度。其最後舶漂入大海。不知幾千里。至一海島。島中見胡人。衣草葉懼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沒。唯已隨流得。至於此。因爾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眾哀馬。遂舶載之。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璃等諸寶。不可勝數。舟人莫不棄已賤貨。取之既滿。船胡令速發。山神若至。必當懷惜。於是隨風挂帆。行可四十餘里。遙見峰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漸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為之奈何。舟人莫不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鬪。神多不勝。甚懼之。今其螯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蟹許盤鬪良久。蟹夾蛇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也。出廣異記

海鱈

海鮪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矣。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南安貨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復一年。便成斑白。云路經調黎。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也。深濶處。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沒。初甚訝之。篙工曰。非山島。鮪魚背也。果見雙目閃爍。鬚鬣若簸米箕。危沮之際。日中忽雨霖霖。舟子曰。此鮪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兩耳。及近魚。即鼓船而噪。倏爾而沒去。魚畏鼓物類相伏耳交趾迴。乃捨舟取雷州緣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鮪之難也。乃靜思曰。設使老鮪瞋目張喙。我舟若一葉之墜。胥井耳。寧得不為人皓首乎。出嶺表錄異

鰐魚

鰐魚。其身上黃色。有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趨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羣鰐嗥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為鰐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太尉相國李德裕。貶官潮州。經鰐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實玩古書圖畫。一時沈失。遂召船上崑崙取之。見鰐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鰐魚之窟宅也。出嶺表錄異

吳餘鱠魚

吳王孫權曾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為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如筋。尚類鱠形也。出博物志

石頭魚

石頭魚。狀如鱸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喬麥。瑩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魚之小者。貯於竹器。任其壞爛。即淘之。取其魚腦石子。以植酒籌。頗脫俗。出嶺表錄異

黃臘魚

黃臘魚。即江湖之橫魚。頭嘴長。鱗皆金色。鬻為炙。雖美而毒。或煎烤乾。夜即有光如籠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魚食之。棄其頭於糞筐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為不祥。各啓食盒。窺其餘鬻。亦如螢光。達明。遍詢土人。乃此魚之常也。憂疑頓釋上

烏賊魚

烏賊。舊說名河伯從事。小者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身。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王東遊。棄算袋於海。化為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石。遇風則前一鬚下石。出西陽雜俎

橫公魚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水唯夏至左右五六日解耳。其橫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出神異錄

骨雷

扶南國出鱈魚。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宮狀。常生在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魚。置於壟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鱈魚乃食之。無罪者。嗅而不食。鱈魚別號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孽食之。一名骨雷。秋化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臨海。英潘村多有之。出洽開記

彭蚰

蟹屬名彭蚰。以螯取土作丸。從潮來。至潮去。或三百丸。因名三百丸。大彭蚰。出咸應

鮫魚

鮫魚吐舌。蟻附之。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蟻入其中。乃奮近。則舐取之。出異物志

鮎魚

金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為靈水溪。溪內有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鮎似鮎。四足。聲如小兒。金商州溪內。亦有此魚。

謂之鮎魚。出嶺表錄異

比目魚

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馬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鱮。狀如牛脾。細鱗紫色。一面一目。兩片相合。乃行。出嶺表錄異

鹿子魚

鹿子魚。頰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黃色。羅州圖經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魚跳出。

洲化而為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為鹿，肉腥不堪食。出

子歸母

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潘州記云：鰩魚長二丈，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覓食。暮驚，則還入母腹。吳錄云：鰩魚于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從臍入，旦從口出也。出感

鯨魚

鯨魚文班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傳以為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戲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為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胃，其妻震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為妻族所凌，執去毆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聞。吳生親族懼救命到，而必有明時，為舉族之辱，因餉獄生鯨魚，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啗數四，不能為害，此其命與。出錄

鯽魚

異記

東南海中有祖州，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此魚狀即與江湖小鯽魚相類耳。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鯉魚

鯉魚。濟南郡東北有鯉坑。傳云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為鯉魚焉。

黃魴魚

黃魴音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大樹葉。口在頷下。眼後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並出西陽雜俎

蝟蝟

蝟蝟者。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負而行。產湖循山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以木楔出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黃明無日脚者。甲上有散黑點。煮而拍之。陷黑玳瑁花。以為梳篦盃器之屬。狀甚明媚。出嶺表錄異

海鷺

齊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其聲如牛。土人呼為海鷺。出嶺表錄異

古今五行記

鮫魚

鮫魚。出合浦。長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堅彊。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鑿物。出交州記

卷四百六十五 水族類二

峰州魚

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水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其時蓋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出朝野

海蝦

劉恂者曾登海舶入施樓忽見牒板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麤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蒿薇枝赤而鉅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孟孟也北戶錄云膝循為廣州刺史有客語循曰蝦鬚有一丈者堪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東海取鬚四尺以示循方伏其異出嶺表錄異

瓦屋子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為蚶音慈子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為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壠故以此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猶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為天饗炙食多即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性也出嶺表錄異

印魚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春先以印印之出酉陽雜俎

石斑魚

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窠大如壺。常羣螫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燕數百。互擊其窠。窠

碎落如葉。蜂亦全盡。出西陽雜俎

井魚

唐段成式云。井魚。腦有穴。每喻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

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見梵僧善提勝說。出西陽雜俎

異魚

異魚。東海人常獲魚。長五六尺。腹胃成胡鹿刀槩之狀。或號秦皇魚。出西陽雜俎

螭螿

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一名籬頭溺。一名螭螿。其溺甚毒。出西陽雜俎

鯁魚

郭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鯁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自此輕健。

出錄異記

玳瑁

玳瑁。形狀似龜。唯腹背甲有烘點。本草云。玳瑁解毒。其大者。悉婆薩石。兼云辟邪。廣南

盧亭。海島也。獲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於左臂

上以辟毒龜彼生揭其甲甚極苦楚後養於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

於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帶之有驗是飲饌中有盡毒玳瑁甲即自搖動若死無此驗

表錄異

海朮

南海有水族前左腳長前右腳短口在脇旁背上常以左腳捉物實於右腳右腳中有

齒嚙之方內於口大三尺餘其聲朮朮南人呼為海朮

出西陽雜俎

海鏡

海鏡廣人呼為膏葉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

胎腹中有紅蟹子其小如黃豆而螯具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或

迫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出嶺表錄異

水母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謂之鮑癩駕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

者如覆帽小者如盃腸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當有數十蝦寄腹下啞食

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斃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耳

越絕書云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南中好

食之云性煖治河魚之疾然甚腥須以草木灰點生油再三洗之瑩淨如水精紫玉肉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者椒桂或荳蔻生薑縷切而燻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蝦醋如

繪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母本陰海凝結之物食而煖補其理未詳出嶺表錄異

蜃

蜃八月腹內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芒不可食出西陽雜俎

百足蟹

善苑園出百足蜃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鳳喙膠也出西陽雜俎

塘螂

平原郡貢塘螂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斷水火照懸老犬肉螂覺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錢以檀密束於驛馬上馳之至京出西陽雜俎

鰮魚

鰮魚章安縣出馬鰮子朝出索食暮還入母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為河伯健兒出西陽雜俎

鸚鵡螺

鸚鵡螺旋尖處屈而味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為酒盃奇而可玩出嶺表錄異

紅螺

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為酒器刻小螺為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也出嶺

表錄
異

鳶龜

初寧縣里多鳶龜殼薄狹而燥頭似鵝不與常龜同而能嚙犬也

出南越志

鮑魚

鮑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輒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汁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出西陽雜俎

蠶

蠶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積於背高丈餘如帆乘風遊行今蠶殼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蠶帆至今閩嶺重蠶醬十二足殼可為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為小如意

出西陽雜俎

飛魚

飛魚朗山朗水有之魚長一尺能飛即凌雲空息即歸潭底

出西陽雜俎

虎蠊

虎蠊殼上有虎斑可裝為酒器與紅蠊皆產瓊崖海邊雖非珍奇亦不易採得也

出嶺表錄

異

蟻

蟻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窠巖如山。每一房內蟻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蟻皆開房。伺蟲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者。以斧楔取殼。燒以烈火。蟻即啟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虛市。以易醕米。蟻肉大者。鯨為矣。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墮腸胃。出嶺表錄異

赤鯪公

鯪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朝律。取得鯪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說赤鯪公。賣者決六十。出西陽雜俎

雷穴魚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擊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為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出西陽雜俎

虬尾

東海有魚。虬尾似鴟。鼓浪即降雨。遂設像於屋脊。出談賓錄

牛魚

海上取牛魚皮。懸之。海潮至。即毛豎。出談賓錄

蝮蜋

蝮蜋大者長尺餘。兩螫至彊。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出西陽雜俎

奔鯨

奔鯨一名濁。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若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嬰兒啼。項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候。相傳嬾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懼樂之處則明。出西陽雜俎

係臂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浪覆船。出西陽雜俎

鷄嘴魚

李德裕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嘴似雞。身如魚。出西陽雜俎

劍魚

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為名。虎魚老則為蛟。江中小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出西陽雜俎

嬾婦魚

淮南有嬾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為姑所怒。溺水死。為魚。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鼓。

琴瑟博奕則燦然有光若照紡績則不復明

出述異記

黃雀化蛤

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為蛤至春復為黃雀雀五百年化為蜃蛤

出述異記

天牛魚

天牛魚方員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脇下露齒無脣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五尺

出南

越記

卷四百六十六 水族類三

夏鯨

堯命夏鯨治水九載無績鯨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植馨振鱗橫遊波上見者謂為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於羽山之下修立鯨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此黑魚與蛟龍澆灑而出觀者驚而畏之至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唯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龜龜為梁踰峻山則神龍為負皆聖德之感也鯨之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傳寫流誤並略記焉

出王子年拾遺

東海人

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其侶懼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砍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

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餘人。

出西京雜記

昆明池

昆明池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出西京雜記

記

徐景山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鰭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取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聞類嗜鱒魚，乃不避死，可以此誑之。」乃畫板作兩鱒魚，懸置岸上。於是羣鰭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謂曰：「聞卿能畫，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也。」

出續齊諧記

潘惠延

平原高苑城東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得頃時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鐘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出西陽雜俎

葛玄

葛玄見遺大魚者，玄云：「暫煩此魚。」到河伯處，乃以丹書紙內魚口，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

即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立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取食之。出神仙傳

介象

介象與吳主共論鯢魚之美。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須臾得鯢魚，帝驚喜，乃使厨人切食之。出神仙傳

龍門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為龍。又林登云：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矣。其龍門水浚箭湧下流七里，深三里。出三秦記

池中魚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字也。居宋城門，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又云：宋城門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傷良謹也。出風俗通

通川河

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孔前，獺即不敢出。

去却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自喫。喫飽即鳴板以驅之。還插
雉尾。更不敢出。出朝野僉載

行海人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維舟登岸。變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

詳視之大。鱗也。出異物志

陰火

海中所生魚。蝦。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為怪異。土人常推其義。蓋鹹水所生。海中水遇
陰物。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海賦云。陰火退然。

宜謂此乎。出嶺南異物志

裴佻

唐裴佻。開元七年。都督廣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曉。星月皆沒。而禽鳥飛鳴矣。舉郡
驚異之。未能諭。然已晝矣。裴公於是衣冠而出。軍州將吏則已集門矣。遽召叅佐。洎賓
客至。則皆異之。但謂象惑。固非中夜而曉。即詢擊壺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問
測其倪。因留賓客於廳事。共須日之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則執燭而歸矣。
詰旦。裴公大集軍府。詢訪其說。而無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訪。闔界皆然。即令北訪湘嶺。
湘嶺之北。則無斯事。數月之後。有高舶自遠南至。因謂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

忽遇巨鼉出海舉首北向而雙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見久之復沒夜色依然徵其時則裴公集賓寮之夕也

出集異記

王旻之

唐王旻之在牢山使人告琅玕太守許誠言曰貴部臨沂縣其沙村有逆鱗魚要之調藥物

逆鱗魚仙經云謂之內芝故是欲以調藥也

顧與太守會於此誠言許之則令其沙村設備峙以待太

和先生先生既見誠言誠言命漁者捕所求其沙村西有水焉南北數百步東西十丈色黑至深岸有神祠鄉老言於誠言曰十年前村中少年於水釣得一物狀甚大引之不出於是下釣數十道方引其首出狀如猛獸閉目其大如車輪村人謂其死也以繩束縛繞之樹十人同引之猛獸忽張目犬震聲若霹靂近之震死者十餘人因怖喪去精魂為患者二十人猛獸還歸於水乃建祠廟祈禱之水旱必有應若逆鱗魚未之有也誠言乃止

出紀聞

韓愈

唐吏部侍郎韓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鱓魚約百餘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不瞬而盡為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問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鱓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黃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

之所感故能化禽獸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陳於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為生人患。既而沃以酒。是夕郡西有風雷聲。動山野。迨夜分霽。馬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為湫。巨鰐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敘曰：刑部為潮陽守云。洞獠海夷。陶然皆化。鰐魚蝓蟹。不暴民物。蓋謂此矣。出宣室志

鄭鄉民

唐元和末。均州鄭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於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見之。出西陽雜俎

赤嶺溪

歙州赤嶺下有大溪。俗傳昔有人造橫溪魚梁。魚不得下。半夜飛從此嶺過。其人遂於嶺上張網以捕之。魚有越網而過者。有飛不過而變為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謂之赤嶺。而浮梁縣得名因此。按吳都賦云：文鯨夜飛而觸綸。蓋此類也。出歙州圖經

卷四百六十七

水族類四

鯨

堯使鯨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之。鯨於羽山化為黃熊。入於羽泉。今會稽人祭禹廟。不

用能水居曰能陸居曰熊也

出述異記

桓冲

晉桓冲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莫覩靈異既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湖中有敗編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鬣向之使者不敢飲

出法苑珠林

李湯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鑊之未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鬣雪牙金爪闌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馬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慄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鑊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華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蘧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馬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

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命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鳴脾桓木魅水靈山祇石怪奔號聚遠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逐去頸鑱大索鼻穿金鈴徒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即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出成幕
關談

齊斡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斡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清水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真源縣丞崔延禕糾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謂是虛穴然狀如新築淨潔周廣北壁下有五色螭龍長一丈餘鯉魚五六枚各長尺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長九分禕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斡斡命移龍入淮放龜入汴禕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有魚數百萬首跳躍赴龍水為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員錫拔其一鬚元昌遣人送龜至宋遇水泊暫放龜水

中水濶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空致小龜焉出廣異記

子英春

子英春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愛其色持歸養之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歲來歸見妻子魚復

迎之故吳中門戶作神魚子英祠也出神鬼傳

洛水豎子

有人洛水中見豎子洗馬項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繳豎子之項三兩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之間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竈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

防之蛟之類也出朝野僉載

魍鬼

鱮魚狀如鱧其文赤斑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為魍子故反

鬼幻惑祿怪亦能魅人其汚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直田即倍豐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為人患者能接人面目反人手

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踪跡所到之處聞嗷嗷之聲北

部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魍書符於塙石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可行之出錄異記

羅州赤鼈

嶺南羅州辯州界內水中多赤鼈其大如匙而赫赤色無問禽獸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或云蛟龍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載

韓珣

唐杭州富陽縣韓珣莊鑿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千頭土有微潤出廣古今五行記

封令禎

唐封令禎任常州刺史於江南泝流將木至洛造廟匠人截木於中得一鯽魚長數寸

如刻安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凝真觀

唐懷州凝真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蟆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易之厨人砍以為薪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先無孔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蜀江民

唐蜀民有於江之上獲巨鼈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朱色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鼈不死舉家驚懼以為龍也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出錄異記

張胡子

唐吳郡漁人張胡子嘗於太湖中釣得一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

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出雲怪集

栢君

唐金州洵陽縣水南鄉百姓栢君懷於漢江勒漢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漢命屬栢君。出錄異記

葉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縣人葉朗之使奴當歸守田田下流有鳥陂陂中忽有物喚其聲似鵝而大奴因入水探視得一大物身滑宛轉內頭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後圍六尺餘長二丈許牽置岸上剝皮剖之比舍數十人咸共炙食肉脆肥美眾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腰似鱒魚鼻食之特美餘以為脯此物初死之日朗之夢一人長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孤遊誤墮陂中為君奴所害既廢王命身罹戮辱又析肌剝臟焚燬充膳冤結之痛古今莫二與君素無隙恨若能殺奴謝責償過罪止凶身不爾法科恐貴門懼禍朗之驚覺不忍殺奴奴明年為竹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舉家得病死者八人。出廣古今五行記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常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獲其生不

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為將為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及再寤。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馬既而。又夢婦人。頓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甚。風危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為計。不爾。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馬即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為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

出宣室志

王瑤

唐會昌中。有王瑤者。任恒州都押衙。嘗為奕邑宰。瑤將赴任。所夜夢一人。身懷甲冑。形貌堂堂。自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罹網罟。為漳川漁父之所得。將寘之刀几。充膳於宰君。命在詰朝。故來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為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鯉。具以瑤命告之。遂投於水中。魚即鼓鬣揚鬣。軒軒而去。是夜。瑤又夢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獲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

之仁。比宗元之惠遠矣。因長跪而去。

出耳目記

柳沂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致於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多。沂夢魚以喙嚙嬰兒臆。沂悸然而寤。果聞嬰兒啼曰。向夢一大魚嚙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同。沂異之。乃視嬰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明旦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後不復釣也。出靈室志

崔稅

晉太常卿崔稅。遊學時。往至姑家。夜與諸表昆季。宿於學院。來晨。姑家方會客。夜夢十人。皆衣青綠羅拜。具告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閑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再拜而退。既寤。盥櫛束帶。至堂省姑。見缶中有水而泛鼈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計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於姑。具述所夢。再拜請之。姑亦不阻。即命僕夫寘於器中。躬詣水次放之。出玉堂閑話

染人

廣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夢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厨中。爾夕舉家夢之。既旦。厨中得一白鼈。廣尺餘。兩目如金。其人送詣紫極官道士。李棲一所。置之水中。則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則白如故。棲一不能測。復送池中。遂不

復見。出種神錄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於魚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竅皆具。能動而不能語。傳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當殺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數十步。忽大笑數聲。躍沒於水。出稽神錄

法聚寺僧

法聚寺內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謂門人曰。外有數萬人。頭戴帽。向貧道乞救命。急開門出看。見十餘人擔蠶子。因贖放生。出蜀記

李延福

偽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裏烏帽三十人。伏於階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蠶三十頭。因悟所夢。遂放之。出敬戒錄

卷四百六十八

水族類五

子路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仆一於池。乃是大鯉魚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

殺之則已。夫何患焉。出搜神記

長木縣

秦時長木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則陷沒為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旦旦往窺。門衛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衛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木。長欲沒縣。主簿何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矣。遂淪陷為谷。出神鬼傳

姑蘇男子

後漢時。姑蘇有男子。衣白衣冠。幘容貌甚偉。身長七尺。眉目疎朗。從者六七十人。遍歷人家。恣通婦女。晝夜不畏於人。人欲掩捕。即有風雨。雖守郡有兵。亦不敢制。苟犯之者。無不被害。月餘。術人趙杲在趙聞吳患。泛舟遠來。杲適下舟。步至姑蘇北堤上。遙望此所。見路人左右奔避。無所杲曰。此吳人所患者也。時會稽守送臺使過。亦避之於館。杲因謁焉。守素知杲有術。甚喜。杲謂郡守曰。君不欲見乎。因請水燒香。長嘯數聲。天風歛至。聞空中數十人響應。杲擲手中符。符去如風。頃刻見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懼。杲謂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劍曰。誅之。便有旋風擁出。杲謂守曰。可視之矣。使未出門。已報去此百步。有大白蛟。長三丈。斷首於路旁。餘六七者。皆身首異處。亦鼉鼉之類也。左右觀者萬餘人。咸稱自此無患矣。出三吳記

永康人

吳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逐之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百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方熟獻之人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取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為元緒也

出異苑

王素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眾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素因持資財以為聘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絹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素亦未語江郎曰我所不幸故產此異物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著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有物偃踞聲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刺素砍斷之投江中女後別嫁

出三吳記

費長房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郡患之及費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乞自改變為老鼈大如車輪長房令復就太守服作一札教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去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出列異傳

張福

鄱陽人張福舡行還野水邊忽見一女子甚有容色自乘小舟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見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舡邊三更許雨晴月明福視婦人乃一大鼈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乃是一槎段長丈餘出列異傳

丁初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間顧後有小婦人上下青衣戴青傘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伺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行顧見婦人追之亦速初因急走去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聲衣蓋飛散視是大蒼獼衣傘皆荷葉也此獼化為人形數媚年少者也出列異傳神記

謝非

道士丹陽謝非往石城冶買釜還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

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苦搔搔不安。夜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諾。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嘆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是誰。銅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鼯。汝是何等物。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鼯之輩。徒費酒肉祀之。急具錡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出搜神記

顧保宗

顧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釣魚江中。嘗夏夜於草堂臨月未卧。忽有一人鬚髮皓然。自稱為翁。有如漁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語良久。謂保宗曰。陸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適何至。今何往。答曰。來自江州。復歸江夏。言訖。又哭。保宗曰。翁非異人乎。答曰。我實非人。以君閑退。故來相話。保宗曰。野人漁釣。用釋勞生。何閑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亂。閑退何詞。保宗曰。今世清平。亂當何有。答曰。君不見桓玄之志也。保宗因問。若是有兵。可言歲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復哭。謂宗曰。後年易號。復一歲。桓玄盜國。盜國未幾。為卯金所敗。保宗曰。卯金為誰。答曰。君當後識耳。言罷。復謂保宗曰。不及二十稔。當見大命變革。保宗曰。翁遠至。何所食。答曰。請君常食。保宗因命筆記之。翁食訖。謂保宗曰。今夕奉使。須向前三江。

來日平旦幸願觀之。又曰：百里之中獨我偏異，故驗災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審此言，何以驗之？答曰：兵甲之兆也。言訖乃出。保宗送之於戶外，乃訣去。及曉，宗遂臨江觀之。聞水風漸急，魚皆出浪，極目不知其數。觀者相傳，首尾百餘里。其中有大白魚，長百餘丈，驤首四望。移時乃沒。是歲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異之。後二歲，改隆安七年為元興。元興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起義兵，滅桓玄。復晉安帝位。後十七年，劉裕受晉禪。一如魚之所言。出九江記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及升車，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仍云：「已不樂嫁。」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即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冒來先入帽，與女辭訣，慟哭云：「失其同好。於是漸差，或問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殺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寡婦嚴

建康大夏營寡婦嚴，宋元嘉初，有人稱華督，與嚴結好。街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陽門內。街卒呵問，答云：「我華督還府，徑公西牆欲入。街卒以其犯夜，邀擊之，乃

變為鼉。察其所出入處甚瑩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歲久因能為魅。殺之遂絕。出異苑

尹兒

安城民尹兒。宋元嘉中。父暫出。令守舍。忽見一人。年可二十。騎馬張斗織。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來。於門呼尹兒。求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牀。一人捉織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五色爛斑。似鱗甲而非毛也。有頃。兩將至。此人上馬去。顧語尹兒曰。明當更來。乃西行。躡虛而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為之晦。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沸湧。丘壑森漫。將淹尹舍。忽見大魚長三丈餘。盤屈當水衝。尹族乃免漂蕩之患。出廣古今五行記

廣陵王女

沙門竺僧瑤。得神呪。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瑤治之。入門瞋目罵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殺我夫。魅在其側曰。吾命盡於今。因欷歔。又曰。此神不可與事。乃成老鼉。走出庭中。瑤令撲殺之也。出志怪

楊醜奴

河南楊醜奴。常詣章安湖拔蒲。將暝。見一女子。衣裳不甚鮮潔。而容貌美。乘船載尊前。就醜奴家湖側。逼暮不得返。乃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盤中有乾魚生菜。食畢。因戲笑。醜奴歌嘲之。女答曰。家在西湖側。日暮陽光頹。託陰遇良主。不覺寬中懷。俄滅火共寢。覺其臊氣。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戶。變為獺。徑走入水。出異記

謝宗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舁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婉。來詣船。因相為戲。女即留宿。歡讌。乃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同房密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慙小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族叔道明為朗中令。籠三龜示之。出志怪

卷四百六十九

水族類六

張方

廣陵下市廟。宋元嘉十八年。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壻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壻來。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時有王纂者。能治邪魅。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出異苑

鍾道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搗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舍。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

香即獺糞頓覺臭穢

出幽明錄

晉安民

晉安郡民。斷溪取魚。忽有一人著白恰黃練單衣來詣之。即同飲饌。饌畢。語之曰。明日取魚。當有大魚。甚異。最在前。慎勿殺。明日果有大魚。長七八丈。逕來衝網。其人即頓殺之。破腹見所食飯。悉有。其人家死亡略盡。

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萬年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止端麗。潔白如玉。遙呼萬年。謂曰。君與今帝。姓族近遠。萬年曰。望異姓同。一人曰。汝雖族異。恐禍來及。萬年曰。吾有何過。答曰。去位禍即不及。萬年見二人所言。益異之。萬年謂二人。深謝。預聞何用見。醉。萬年欲請歸。鎮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次。化為魚。飛入江去。萬年翌日託疾。遂罷其位。後果如魚所言。

出江表異同錄

微生亮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漢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其後三年。為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

往來不知所終。出三
峽記

蘆塘

耒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當至五日一奮躍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又云。此塘有鮫魚。五日一化。或為美人。或為美男子。至於變亂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後為雷電所擊。此塘遂

乾出錄
異記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婦不悅之。在外宿月餘。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婿驚。婦云。君自有異志。當為他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拘留之。索火照視之。為何物。後所願還。至故作其婦。前却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既上牀。婿捉之曰。夜夜出何為。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驚。欲託鬼魅。以前約相掩耳。婿故之。與共臥。夜半心悟。乃計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縮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出列
異傳

朱法公

山陰朱法公者。嘗出行。憇於臺城東橘樹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麗。薄晚遣婢與法公相聞。方夕。欲詣宿。至人定後乃來。自稱姓檀。住在城側。因共眠寢。至曉而去。

明日復來。如此數夜。每晚去。婢輒來迎。復有男子可六七歲。端麗可愛。女云是其弟。後
曉去。女衣裙開。見龜尾及龜脚。法公方悟是魅。欲執之。向夕復來。即然火照覓。尋失所
在。出續異記

王奐

齊王奐。自建業將之渚宮。至江州。泊舟於岸。夜深風生。月瑩。忽聞前洲上有十餘人喧
噪。皆女子之音。奐異之。謂諸人曰。江渚中豈有是人也。乃獨棹小舟。取葭蘆之陰。循洲
北岸。而於葭葦中。見十餘女子。或衣綠。或衣青碧。半坐半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
始與姊妹同居陰宅。長在江漢。不意諸娘。虛為上峽小兒所娶。乃至分離。立者一女子
嘆曰。湖水有迴。而我比去。應無返日。言未竟。北風微起。立者曰。潮至矣。可以還家。奐急
從蘆葦中出。捕悉化為龜。入水而去。出九江記

蔡興

晉陵民蔡興。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與數人言笑。或云。當再取誰女。復一人云。家
已多。後夜忽聞十餘人。將物入里人劉餘之家。餘之拔刀出後戶。見一人黑色。大罵曰。
我湖長來詣汝。而欲殺我。即喚羣伴。何不助余耶。餘之即奮刀亂砍。得一大鼉及狸。出

錄明

李增

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於水上。發矢射之一蛟。中焉。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街淚。捉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之。何用問焉。為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出異苑

蕭騰

襄陽金城南門外道東。有參佐廨。舊傳甚凶。住者不死必病。梁昭明太子臨州。給府寮呂休倩。休倩常在廳事北頭眠。鬼牽休倩。休倩墜地久之。悟。俄而休倩有罪。賜死。後今蕭騰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紗高室帽。烏布袴。披袍造騰。疑其服異。拒之行數里。復至。求寄載。騰疑焉。如此數迴。而騰有妓妾數人。舉止所為。稍異常。曰。歌笑悲啼。無復恒節。及騰至襄陽。此人亦經日一來。後累長不去。好披袍縛袴。跨狗而行。或變易俄頃。詠詩歌謠。言笑自若。自稱是周瑜。恒止騰舍。騰備為裸遣之術。有時暫去。尋復來。騰又領門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來往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風裏。作歌曰。逢歡羊口岸。結愛桃林津。胡桃擲去肉。訝汝不識人。頃之有道士趙曇義。為騰設壇。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門。諸妾並悲叫。若將遠別。俄而一龜徑尺餘。自到壇而死。諸妾亦羞。騰妾聲貌。悉不多。詔議參軍韋言。辨善戲謔。因宴而啓云。常聞世間人道。點如鬼。今見鬼。定是癡鬼。若點不應。魅蕭騰。故以此而度。足驗鬼癡。出南雍州記

柳鎮

河東柳鎮字子元少樂閒靜不慕榮貴梁天監中自司州遊上元便愛其風景於鍾山之西建業里買地結茅開泉種植隱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為柳父所居臨江水嘗曳策臨眺忽見前洲上有三四小兒皆長一尺許往來遊戲遙聞相呼求食聲鎮異之須臾風濤洶湧有大魚驚躍陸洲上羣小兒爭前食之又聞小兒傳呼云雖食不盡留與柳父鎮益驚駭乃乘小舟逕捕之未及岸諸小兒悉化為獺入水而去鎮取巨魚以分鄉里未幾北還洛陽於所居書齋柱題詩一首云江山不久計要適暫時心况念洛陽士今來歸舊林是歲天監七年也

出窮怪記

隋文帝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有人來挑宮人司宮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怪精耳因戒宮人曰若來但砍之其後夜來登牀宮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絕

出廣古今五行記

大興村

隋開皇末大興城西南村民設佛會一老人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眾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遂不見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魚長丈餘小而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割其腹得杭米飯後數日漕梁暴溢射者家皆溺死

出廣古今五行記

萬頃陂

唐齊州有萬頃陂。魚鼈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去。於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緝鱗鏤甲。錦質寶章。特異常魚。欲齎赴州。餉遺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然并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過度。自是陂中無水族。至今猶然絕。

出朝野
僉載

長鬚國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日沒烏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門馬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麗。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為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嬪姬。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頤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覺。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泖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

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昇殿訪其來意士人且說龍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鰕所魅耳吾雖為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入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出西陽雜俎

卷四百七十

水族類七

李鵠

唐燉煌李鵠開元中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為江鼃所舐俄然復生一鵠其形體衣服言語與其身無異鵠之本身為鼃法所制繫於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鼃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覺悟為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山赴玄宗急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曰君何為者鵠以狀對靜能書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鼃妖方擁案晨衙為巨石所擊乃復本形時張說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鵠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溼血於波中以此故也出獨異記

謝二

唐開元時。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南遊江淮。求丐知己。因而無獲。徘徊揚州。久之。同亭有謝二者。於其失意。恒欲恤之。謂士人曰。無爾悲為。若欲北歸。當有三百錢相奉。及別以書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東。至池叩大柳樹。家人若出。宜付其書。便取錢也。士人如言。逕叩大樹。久之。小婢出問其故。云。謝二令送書。忽見朱門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見姥。充壯當堂坐。謂士人曰。兜子書勞君送。令付錢三百千。今不違其意。及人出。已見三百錢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錢。而色小壞。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處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鼈窟。恐是耳。有敕使擊射之。得崑崙數十人。悉持刀鎗。沉入其窟。得鼈大小數十頭。末得一鼈。大如連牀。官皆殺之。得錢帛數千事。其後五年。士人選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揚州市中東店前。忽見謝二。怒曰。於君不薄。何乃相負。以至於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辭去。士人大懼。十餘日不之官。徒侶所促。乃發行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沒。時人云。以為謝二所損也。出廣異記

荊州漁人

唐天寶中。荊州漁人釣得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花。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自烹食。無味。頗怪焉。後五日。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漁者驚懼。出拜。聞車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東海。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訪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

身崩潰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呵漁人漁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還便得癩病十餘日形體口鼻手足潰爛身肉分散數月方死也

出廣異記

劉成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鳥聞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馬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動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為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酌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至于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歸汝魚直成益竒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溧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

述

出宣室志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玉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

辨之既至設壇於室卧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入火坑中坐顏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遂據胡牀叱患者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敕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斬之剗然刃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陳云淮中老獺因女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某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別詩曰潮來逐湖上潮落在空灘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至是落筆詞翰俱麗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紗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月產獺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有巨獺迎躍負而沒之

出通幽記

趙平原

唐元和初天水趙平原漢南有別墅嘗與書生彭城劉簡辭武威段齊真詣無名湖捕魚為鱠須臾獲魚數十頭內有一白魚長三尺餘鱗甲如素錦耀人目精鬚鬣五色鮮明可愛劉與段曰此魚狀貌異常不可殺之平原曰子輩迂濶不能食吾能食之矣言未畢忽見湖中有羣小兒俱著半臂白袴馳走水上叫嘯來往略無畏憚二客益懼復以白魚為請平原不許之叱庖人曰速斫鱠來遂巡鱠至平原及二客食方半風雷暴

作。震震一聲。湖面小兒脚下生白烟。大風隨起。二客覺氣候有變。顧望三里內。有一蘭若。遂投而去。平原微哂。方復下筇。于時飛沙折木。兩火相雜而下。霆電掣拽。天崩地折。二客惶駭。相顧失色。謂平原已為齋粉矣。俄頃雨霽。二客奔詣繪所。見平原坐於地。冥然已無知矣。二客扶翼呼問之。良久張目曰。大差事。大差事。辛勤食繪盡。被一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擲於湖中。吾腹今甚空乏矣。其操刀之僕。遂亡失所在。經數月方歸。平原詰其由。云初見青衫人。於電火中噴罵。遂被領將。令負衣襪。行僅十餘日。至一處。人物稠廣。市肆駢雜。青衣人云。此是益州。又行五六日。復至一繁會處。青衫人云。此是潭州。其夕。領入曠野中。言曰。汝隨我行已久。得無困苦耶。今與汝別。因懷中取乾脯一挺。與某云。饑即食之。可達家也。又曰。為我申意。趙平原無天害生命。暴殄天物。神道所惡。再犯之。必無赦矣。平原自此終身不釣魚。

出博物志

高昱

元和中。有高昱處士。以釣魚為業。嘗艤舟於昭潭。夜僅三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但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艷媚。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潭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煎底橘洲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昨

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孫倉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筭來晨，得何物食？久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府君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為禍也。言訖，逡巡而沒。昱聽其語，歷歷記之。及日，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艤舟將濟。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馬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昱慙曰：如前去，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吊禮。將鼓棹，昱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步行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昱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滌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長吁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而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謁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鼈。今適長沙，訪張法明威儀。昱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徙。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豬，寐於石榻，有小猪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豬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矣。曰：為某啓先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徙歸東海。各以明珠為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為我

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須臾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汨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與昱乘舟東西耳。出傳奇

僧法志

臺山僧法志遊至淮陰。見一漁者。堅禮而命焉。法志隨至草庵中。漁者設食甚謹。法志頗怪。因問曰。弟子以漁為業。自是造罪之人。何見僧如此敬禮。答曰。我昔於會稽山。遇雲遠上人。為眾講法。暫曾隨喜。得悟聖教。邇來見僧。即歡喜無量。僧異之。勸令改業。漁者曰。我雖聞善道。而滯於罟網。亦猶和尚為僧。未能以戒律為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慙而退。迴顧見漁者。化為大黿。入淮亦失草庵所在。出蒲湘錄

卷四百七十一

水族類八

水族為人

鄧元佐

鄧元佐者。潁川人也。遊學於吳。好尋山水。凡有勝境。無不歷覽。因謁長城宰。延挹託舊。暢飲而別。將抵姑蘇。誤入一徑。甚險阻。紆曲。凡十數里。莫逢人舍。但見蓬蒿而已。時日色已暝。元佐引領前望。忽見燈火。意有人家。乃尋而投之。既至。見一媪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許。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長城訪別。乘醉而歸。誤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

適慮為惡獸所損。幸娘子見容一宵，豈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當奈何？况又家貧，無好茵席祇待。君子不棄，即聞命矣。元佐餒，因舍馬。女乃嚴一土塌，上布軟草坐定。女子設食。元佐餒而食之，極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寢。元佐至明，忽覺其身卧在田中。旁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來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嘔吐視之，盡青泥也。元佐嘆咤良久，不損其螺。元佐自此棲心於道門，永絕遊歷耳。

出集異記

姚氏

東州靜海軍姚氏，率其徒捕海魚，以充歲貢。時已將晚，而得魚殊少，方憂之。忽網中獲一人，黑色，週身長毛，拱手而立。問之不應。海師曰：此所謂海人，見必有災，請殺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殺之不祥，乃釋而祝之曰：爾能為我致羣魚，以免闕職之罪，信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數十步而沒。明日，魚乃大獲，倍於常歲矣。

出稽神錄

宋氏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見水濱人物喧集，乃漁人得一犬，龍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於江中。後數年，泊船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元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歛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蠶耶？曰：然。身即蠶也。頃嘗有罪，帝命謫為水族，見囚於漁人，徵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為九江長，相召者，有以奉報君兒某者，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

日。鳴山神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閒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甚眾。宋氏之子竟免。出稽神錄

史氏女

溧水五壇村人史氏女。因蔣田倦。偃息樹下。見一物。鱗角爪距可畏。來據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鯉魚。養於盆中。數日益長。乃置投金瀨中。頃之。村人刈草。誤斷其尾。魚即奮躍而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其魚輒從羣魚。一至墓前。至今每閏年一至爾。又漁人李黑獺者。恒張網于江。忽獲一嬰兒。可長三尺。網為亂涎所繫。浹旬不解。有道士見之。曰。可取鐵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視嬰兒。口鼻眉髮如畫。而無目。口猶有酒氣。眾懼。復投于江。出稽神錄

漁人

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明風恬。見一大鼉出水。直上山頂。引首四望。頃之。江水中湧出一彩舟。有十餘人會飲酒。妓樂陳設甚盛。獻壽久之。上流有巨艦來。下櫓聲振于坐中。彩舟乃沒。前之鼉亦下。未及水。忽死於岸側。意者水神使此鼉為候望。而不知巨艦之來。故殛之。出稽神錄

人化水族

黃氏母

後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于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

見猶在其首出神鬼傳

宋士宗母

魏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子女闔戶家人於壁穿中窺見沐盆水中有一大龜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出外去甚駛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舍宅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似出續搜神記

宣騫母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之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龜騫兄弟閉戶衛之掘堂內作大坎實水其龜即入坎遊戲經累日忽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輒自躍赴于遠潭遂不復

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江州人

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存首自後時時暫

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數日輒去晉末已來絕不復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獨角

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燕數日輒去

出述異記

薛偉

薛偉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死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斂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覩羣官方食繪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繪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敕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得藏者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坐門東亂曹吏坐門西方奕碁入及階鄒雷方博裴囁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乎遞相問誠然眾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眾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為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知也漸入山山行益闊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

遠虛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遊乎。旁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為足下圖之。決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闊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獻愕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鈎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鈎。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為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鈎乎。捨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鈎。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遊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奔棊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唱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廚。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汝同官。而今見殺。竟不相捨。促殺之。

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繪手。王士良者方礪刃。喜而投我於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繪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召。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奔吏。三君之臨階。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投繪。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卒。出續

卷四百七十二

水族類九

龜

陶唐氏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皆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龜歷伏滄。述帝功德。銘曰。朱書龜歷之文。出述異記

禹

禹盡力渠溝。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言。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為界。此之遺像也。出王子年拾遺

葛洪

葛洪云。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末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

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出抱朴子

張廣定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遭亂避地。有一女。四歲不能步。又不忍棄之。乃懸籠於古塚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歸。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即餓。見其旁有一物。引頸呼吸。效之。故能活。廣定入冢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不妄矣。出獨異志

贛縣吏

晉義熙中。范寅為南康郡。時贛縣吏說先入山採薪。得二龜。皆如二尺盤。大薪未足。遇有兩樹駢生。吏以龜側置樹間。復行採伐。去龜處稍遠。天雨。懶復取。後經十二年。復入山。見先龜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極長。樹木所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鞍狀。出幽錄

郝世了

郝世了。在會稽造墓。其地多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子無孔也。得非龜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龜行動如常。龜無異。石受龜如人刻安之。出靈鬼志

孟彥暉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

畫圖上聞。出錄異記

營陵

太平廣記 卷四百三十二 水族類 三十九 掃葉山房

道州營陵中。鼈甲長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後四足。各踏一龜。踏龜有時行或踰山越

水俗莫敢犯。出錄異記

興業寺

九曲靈龜池。在襄陽縣東北三里。遍學寺東。古城舊有興業寺。今併入遍學寺。唐景龍元年。有陳留阮氏。寓居襄陽。捨財於此。寺東院。創造堂宇。時歲旱。池涸。即掘廣深之。及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龜。高數尺。如半張牀。大岸側而行。眾即驚呼。龜遂躍入池中。寺僧靈岫云。院有折碑。云興業寺碑。碑文梁散騎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傳者云。此寺有靈龜一頭。長三尺五寸。冬潛春現。多歷年所。隨眾上堂。應時而食。刺史安陸王照。頻遇此龜。其壞碑因即扶豎。今在遍學寺東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屠。前池見在。深五尺。方二十步。出錄異記

唐太宗

唐武德末。太宗欲平內難。苑池內有白龜。遊於荷葉之上。太宗取之。化為白石。瑩潔如玉。登極之後。降制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出錄異記

劉彥回

唐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有下窳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羣官畢賀云。得此龜。人壽一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故自騎馬送龜。即至坑所。其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

為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屬山水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彥回與家人謀曰。龜乃靈物。今來相導。狀若神。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彥回夢龜云。已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出廣異記

吳興漁者

唐開元中。吳興漁者於苕溪上。每見大龜。四足各踞一龜而行。漁者知是靈龜。持石投之。中而獲焉。久之。以獻州從事裴。裴召龜人。龜人云。此王者龜。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時庭中有鵲。其雛尚毳。乃驗誌之。令卜者鑽龜焉。數日。大風損鵲巢。鵲雛皆死。尋又命卜其婢所懷娠。是兒女兆。云當生兒。兒生尋亦死。裴後竟進此龜也。出廣異記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貯巾箱中。有小黃門思溼方深。而坐親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聞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于旅館。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火如綫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

緣行旅誤殺一蛇。眾知報冤蛇。必此夕為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出。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出錄異記

寧晉民

唐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百姓常祈禱。忽有羣蛇數千。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為二積。留南岸者為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纒繞行。積蛇盡死。乃各登積視蛇。腹悉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甘棠梨三龜來獻。

出酉陽雜俎

史論

唐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粧。開奩。奩中忽有金色龜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徐仲

福州唐貞元未。有村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以五錢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藉龜而行。八龜為導。悉大六寸。徐遂放於乾元寺後林中。一夕而失。

出酉陽雜俎

高崇文

唐贊皇公李德裕曰。蜀傳張儀築成都城。屢有頽壞。時有龜周行旋走。至是一龜行路築之。既而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嘗聞龜殼猶在城內。昨詢訪耆舊。有軍資庫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庫中。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知之。命工人截為腰帶。跨具。自張儀至崇文。千餘載。龜殼尚在。而武臣毀之。深可惜也。出戎幕 聞談

汴河賈客

唐有賈客。維舟汴河上。獲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是夕忘出之。明日取視。殼已焦矣。拂拭去灰。置於食牀上。欲食。良久伸頸足動。徐行牀上。其生如常。眾共異之。投於水中。游泳而去。出錄異記

南人

南人採龜溺。以其性妬。而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起鬪。噬力小。致斃者。採時取雄龜。置瓷盤及小盤中。於龜後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又以紙炷火上。煖熱點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鏡照也。得於道士陳釗。又海上人云。龍生三卵。一為吉吊也。其吉吊上岸。與鹿交。或於水邊遺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馬色微青黃。復似灰色。號紫稍花。益陽道別有方說。出北夢瑣言

閩居敬

新安人閻居敬所居為山水所浸恐屋壞移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迫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牀乃牀脚斜壓一龜於戶限外救之乃去

出稽神錄

池州民

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為業嘗烹鯉魚十頭令兒守之將熟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共往視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暮年所畜犬恒窺戶限下而吠數日其家人曰去年鯉魚得非在此耶即撒戶視之得龜十頭送之水中家亦無恙

出稽神錄

李宗

李宗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於市忽據地而坐不可推挽不食不語者累日所由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龜長數尺送之水中其尼乃愈

出稽神錄

卷四百七十三 昆蟲類一

蜺射

玄中記蜺以氣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紀年云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取玉馬玉化為蜺以射人也

出感應經

化蟬

齊王后怨王怒死尸化為蟬遂登庭樹嗜啖而鳴後王悔恨聞蟬鳴即悲歎

出崔豹古今記

揖怒蛙

越王勾踐既為吳辱。常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見蛙怒。勾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平吳。出越絕書

怪哉

漢武帝幸甘泉。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牙齒耳鼻盡具。觀者莫識。帝乃使東方朔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怪哉。昔時拘繫無辜。眾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感動上天。憤所生也。故曰怪哉。此地必秦之獄處。即按地圖。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蟲。朔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糜散。出小說

小蟲

漢光武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眾。明日皆懸於樹枝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蔣蟲

蔣文子者。廣陽人也。嗜酒好色。挑達無度。每自言我死當為神也。漢末為棘陵尉。逐賊至山下。被賊擊傷額。因解印綬縛之。有頃而卒。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路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子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地神。爾下民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疾疫。百姓輒恐動。頗竊祀之者。未幾。乃下巫祝曰。吾將大降福。孫氏官宜為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也。俄而果有蟲室。

入人耳即死醫所不治。百姓愈恐。孫主尚未之信。既而又下巫祝曰。若不祀我。將以大
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百數火漸延及公宮。孫主患之。時議者以神有所歸。乃不為厲
宜告饗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其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立祠宇。以
表其靈。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疾厲皆息。百姓遂大享之。幽明錄亦載焉。出搜神記

圓客

圓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良。邑人多願以女妻之。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
服其實。一旦有五色蛾出其旁。客收而薦之。至蠶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之狀。
客與俱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瓮。繅一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濟陰人設

祠祀焉。出列仙傳

烏衣人

吳富陽縣有董昭之者。曾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遑遽畏死。因以繩繫
蘆著舡。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衣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後
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為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
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
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及也。既寤。蟻蠶械已盡。因
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出齊諧記

朱誕給使

淮南囚史朱誕字永長吳孫皓世為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為姦後出行密穿壁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遙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衫袖青幪頭給使以為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怪其故役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過為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在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為試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作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焉所刮刮見有趾跡誕自驚乃詳問之給使具道其本末

出搜神記

葛輝夫

晉烏傷葛輝夫義熙中在婦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續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出搜神記

蠅蜓

博物志蠅蜓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盡赤稱滿七斤治擣萬杵以點女子肢體終不滅淮南萬畢術云取守宮新合陰陽以牝牡各藏之笕中陰乾百日以點女臂則生文章

與男子合。輒滅去也。出感應經

肉芝

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領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在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出抱朴子

千歲蝙蝠

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物得而陰乾。未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出抱朴子

蠅觸帳

晉明帝常欲肆青祕而不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須臾亡。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遍矣。出異苑

蒼梧蟲

博物志云。蒼梧人卒。便有飛蟲。大如麥。有甲。或一石餘。或三五斗。而來食之。如風雨之至。斯須而盡。人以為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後因以梓木為棺。更不復來。出博物志

蚱蟴

徐邈。晉孝武帝時。為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獨在帳內。似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時微有光。始開窻戶。瞥覩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前鐵鑊中。

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篋中聚菖蒲根。下有青蚘。雖疑此為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為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去雖近。有若山河。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初時疑不即道。語之曰。我始來直者。便見一青衣女子。從前度。猶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謔。即來就。已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其從何而至此。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蚘。出續異記

施子然

晉義熙中。零陵施子然。雖出自單門。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稜時。作蝸牛廬於田側。守視恒宿在中。其夜獨自未眠。之頃。見一丈夫來。長短是中形人。著黃練單衣。袷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云。僕姓盧。名鉤。家在粽溪。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蟻塚。忽見大坎。滿中螻蛄。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個彌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盧鉤反音。則螻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湯。於是遂絕。出續異記

龐企

晉廬陵太守龐企。自云。其祖坐繫獄。忽見螻蛄行其左右。因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投食與之。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夜掘壁為大穴。破械得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祀螻蛄焉。

神記
出搜

蟾蜍

晉孝武太元八年。義興人周容。有一女。年十八。端麗潔白。尤辯惠性。嗜膾。噉之恒苦不足。有許慕者。小好學。聘之為妻。到壻家。食膾如故。家為之貧。於是門內博議。恐此婦非人。命歸家。乘車至橋南。見罾家取魚作鮓。著按上。可有十許斛。便於車中。下一千錢。以與魚主。令擣蠶。乃下車。熟食五斗。生食五斗。當噉五斛許。便極悶卧。須臾。据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從吐而出。遂絕不復噉。病亦愈。時天下大兵。出廣古今五行記

蠅赦

前秦苻堅欲赦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有一大蒼蠅。集于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教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大呼於市。且官今大赦。須臾不見。數日。其向蒼蠅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髮妖

晉安帝義熙年。琅邪費縣王家。恒失物。謂是人偷。每以扁鑰為意。而零落不已。見宅後籬一孔。穿可容人臂。滑澤。試作蠅脣。施於穴口。夜中聞有擺撲聲。往掩得大髮。長三尺許。而變為鱉。從此無慮。出廣古今五行記

桓謙

桓謙字敬祖。太原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槩。乘具裝馬。從塙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陣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槩刺取。還入穴中。寂不復出。出還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謙後誅滅。出異苑

青蜓

司馬彪莊子注言。童子埋青蜓之頭。不食而舞。曰。此將為珠。人笑之。博物志云。埋青蜓頭於西向戶下。則化成青色之珠。出感應緣

朱誕

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頭髻。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買竊以塗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觀之。鈎簾下。已有數百人頭髻。出明錄

白蚓

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忽有白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蚓並張口。吐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並誅。出述異記

王雙

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

云恒有女著青裙白褲來就共寢每聽聞薦下歷歷有聲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
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精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咸以雙暫同
阜螽矣出異苑